



紅樓夢卷一百十七

阻超凡匪人變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寶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趕的端白一人走到前頭嘴裡亂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裡叫他半天並不見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寶玉便說道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李貴聽了鬆了手那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去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裡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說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銀子拿了來我就是寶玉聽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

身腌臢破爛心裡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
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謝銀並探探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
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請問師
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
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前且我問你那玉是從那裡
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便
來問我寶玉本來頓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
底裡未知一問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
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也該還我了寶玉也不
答言往裡就跑是到自己院內見寶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

裡去了忙回自己床边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
撞了一個滿懷把襲人唬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着和尚坐
着狠好太太在那裡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寶玉
道你決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兩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
了襲人聽說即忙拉住寶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
命若是他拿去了你又娶病着了寶玉道如今不再病的了我
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接脫襲人便要想走襲人急得趕
着嚷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寶玉回過頭來道沒有什麼
說的了襲人顧不得什麼一面趕着跑一面嚷道上回丟了玉
幾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剛兒的有了你拿了去你也活不

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說着趕上一把
拉住寶玉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不死也要還狠命的把襲人
一推抽身要走怎奈襲人兩隻手繞着寶玉的帶子不放鬆哭
喊着坐在地下裡面的了頭聽見連忙趕來瞧見他兩個人的
神情不好只聽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寶二爺要把那玉
去還和尚呢了頭趕忙飛報王夫人那寶玉更加生氣用手來
舞弄了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紫鵲在屋裡聽見寶玉
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別人更甚把素日冷談寶玉的王意都
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幫着抱住寶玉那寶玉雖是個
男人用力摔住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難脫身嘆口

氣道爲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又待怎
麼樣呢襲人紫鵲聽到那裡不禁嚎陶大哭起來正在難分難
解王夫人寶釵急忙趕來見是這樣形景便哭着喝道寶玉你
又瘋了嗎寶玉見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說道
這當什麼又叫太太着意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的我說那
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拿
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幹什麼他見得我們不希罕那
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諢真要還他這也
罷了爲什麼不告訴明白了他們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什麼
寶釵道這麼說呢倒還使得要是真拿那玉給他那和尚有些

右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開到家口不寧豈不是不成事了麼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也還穀了呢王夫人聽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麼辦罷寶玉也不回答只見寶釵走上來在寶玉手裡拿了這玉說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寶玉道玉不還他也使得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他總好了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決說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襲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着你們就守着那塊玉怎麼樣襲人心裡又着急起來仍要拉他只碍着王夫人和尚守前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忙叫小丫

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昭應着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丫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吩咐眾人伺候聽着和尚說些什麼回來小丫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廝們說裡頭不給他玉他也没法如今身子出來了求着那和尚帶了他去王夫人大聽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着小丫頭歷道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丫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尚合二爺兩個人說着笑着有好些話外頭小廝們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聽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便叫

小丫頭你把那小廝叫進來小丫頭連忙出去叫進那小廝站在廊下喘着氣戶請了安王夫人便問道和尚和二爺的師傅不
懂難道學也學不來嗎那小廝回道我們只聽見說什麼大荒山什麼青埂峯又說什麼大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聽了也不懂寶釵聽了唬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了正要叫
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寶釵仍是發怔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說的這什麼寶玉道正
經話又說我瘋顛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耍弄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說明了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麼王夫人

不信又隔着窗戶問那小廝那小廝連忙出去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話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寶玉爺時常到他那裡去去就是了請事只要隨緣目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住在那裡門上道奴才也問來書他說我們二爺是知道的王夫人問寶玉道他到處住在什麼寶玉笑道這個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寶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醒見罷別儘着迷在裡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你幹功名長進呢寶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既王夫人聽到那裡不覺傷心起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個四了

頭口口聲也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個日子過他做什麼說着大哭起來寶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上前苦勸寶玉笑道我說了這一句頑語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聲道這些話也是混說的麼正鬧着只見了頭來回話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變說請太太回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進來罷小婦子也是舊規不用迴避了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迎着也問了賈璉的安回說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的狠叫我就去若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那裡眼淚便掉下來了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什麼話賈璉道寫的是感冒風寒起來的如今成了癆病

了現在危急偏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趕來的說如若再耽擱一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回太太侄兒必得就去纔好只是家裡沒人照管薛兒芸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還可傳個話侄兒家裏倒沒有什麼事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願意在這裡侄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雖是巧姐沒人照應還虧平兒的心不狠壞姐兒心裡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求太太時常管管教他說着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裡拴檳榔荷包的小絹子拉下來擦眼王夫人也放着他親祖母在那裡托我做什麼賈璉輕輕的說道太太要說這個話侄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沒

什麼說的總求太太始終疼姪兒就是了說着就跪下來了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說你快起來娘兒們說話兒這是怎麼說只見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耽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還是等你回來還是你太太作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的大事早早的完結快快回來賈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因說道偕們家的家下人家裡還發使喚只是園裡沒有人太太送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姨太太住得房子請二爺已搬到自己的

房子內住了園裡一帶屋宇都空着或沒照應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權率菴原是偕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裡去了所有的根基地的當家女兒不敢自己作主要求府裡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己的事還鬧不清還攔得住外頭的事麼這句話好友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偕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還了得賈璉道太太不提姪兒也不敢說四姊妹倒底是東府裡的又没有父母他親哥哥又在外頭他親嫂子又不大說的上話姪兒聽見要尋死覓活了好幾次他既是在心裡這麼着的了若是牛着他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

更不好了王夫人聽了點頭道這件事真真叫我也難擔我也
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賈璉又說了幾句總出來叫
了衆家人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嚀
了好些話只有巧姐兒慘傷的了不得賈璉又欲托王仁照應
巧姐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托了芸蓍二人心裡更不受用嘴
裡却說不出來只得送了他父親謹謹慎慎的隨着平兒過日
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平兒意欲
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二則可以帶量他遍
想無人祇有喜鸞四姐兒是賈母舊日鍾愛的偏偏四姐兒親
近出了嫁了喜鸞也有了人家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

且說賈芸賈蓍送了賈璉便進來見了邢王三夫人他兩個倒
替着在外書房住下日間便與家人所鬧有時找了幾個朋友
吃個車輪會甚至聚賭裡頭那裡知道一日邢大舅王仁來
瞧見了賈芸賈蓍住在這裡知他熱鬧也就借着掛着的名兒
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喝酒所有幾個正經的家人賈政帶
了幾個去賈璉又跟去了幾個只有那賴林諸家的兒子姪兒
那些少年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立計的道
理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又有兩個旁
主人從勇無不樂爲這一開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裡
沒外那賈蓍還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寶二爺那個人去運

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裡開幾個當舖如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看我巴巴見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没造化說到這裡瞧了瞧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裡早和僧們這個二孀娘好上了你没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誰不知道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爲這件事倒惱了我了拗不大理他打諒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璉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那和尚已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了頭不知道還要這他寶玉那裡看得

到眼裡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上神時常王夫人寶釵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去那個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杌關心日中觸處皆爲俗人却在家難受聞來倒興情春間講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種心更加准了幾分那裡還管賈環賈蘭等那賈環爲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齋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玉釧兒見寶玉瘋顛更甚早和他娘說了要求着出去如今寶玉賈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獨有賈蘭跟着他母親上緊攻書作了文字送到學裡請教代儒因近來代儒老病在床只得自己刻書李紈是素來沉靜除了請王夫人的安

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有看着賈蘭攻書所以榮府住的
人雖不少竟是各自過各自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賈環賈菁
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偷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
爛賭無所不爲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喝酒一時
高興叫了幾個陪酒的來唱着喝着勸酒賈菁便說你們鬧的
太俗我要行個令兒衆人道使得賈菁道偕們月字流觴罷我
先說起月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喝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
着令官不依者罰三大盃衆人都依了賈菁喝了一盃令酒便
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賈菁說酒面要個桂子賈環
便說道冷露無聲濕桂花酒底呢賈菁道說個香字賈環道天

香雲外飄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字了假斯文
起來這不是取樂竟是恠人了偕們都免了倒搭搭是拳輸家
喝輸家唱叫做苦中苦若是不會唱的說個笑話見也使得只
要有趣衆人都道使得於是亂搭起來王仁輸了喝了一盃唱
了一個衆人道好又搭起來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什
麼小姐小姐多丰彩以後邢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見他道
我唱不上來的我說個笑話見罷賈菁道若說不笑仍要罰的
邢大舅就喝了盃便說道諸位聽着村庄上有一座元帝廟旁
邊有個土地祠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閒話見一日元帝
廟裡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稟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

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拿賊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嗎土地真道雖說是不小心倒底是廟裡的風水不好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麼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工地向各處瞧了一會便來回稟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牆自然東西丟不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亦改了牆就好了元帝老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牆眾神將嘆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裡有磚灰人工來打牆元帝老爺没法叫眾神將作法却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脚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折下

來到了夜裡拿我的肚了塞住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牆麼眾神將都說道好又不花錢又便當結寔于是龜將軍便當這一個差使竟安靜了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裡又丟了東西眾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牆就不丟東西怎麼如今有了牆還要丟那土地道這牆砌的不結寔眾神將道你帶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牆怎麼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諛是真牆那裡知道是個假牆眾人聽了大笑起來罵齊也忍不住的笑說道傻大舅你沒有罵你你爲什麼罵我快拿盃來罰一大盃那大舅喝了已有醉意眾人又喝了几盃都醉起來那大舅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的狠狠毒

毒的賈環聽了趁着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苛刻我們怎麼樣踏我們的頭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看鳳姑娘仗着老太太這樣的利害今如焦了尾巴翎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現報呢賈芸想着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也信着嘴兒混說還是賈薈道喝酒罷說人家做什麼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多大年紀了長得怎麼樣賈薈道模樣兒是好的狠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那陪酒的說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裡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衆人道怎麼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是有情的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

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兒嗎衆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裡零動了一動仍舊喝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說爺們好樂呀衆人站起來說道老大老三怎麼這時候纔來叫我們好等那兩個人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偈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裡着意趕到裡頭打聽去並不是偈們家人道不是偈們就完了爲什麼不就來那兩個說道雖不是偈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們今兒進去看見帶着鎖子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裡審問去呢我們見他常在偈們家裡來往恐有什麼事便跟了去打聽賈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打聽你且坐下喝一盃再說兩人讓了一

回便坐下喝着酒道這位兩村老翁人也能幹也會一營營也
不小了只是貪財被人家祭了個婪索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
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遇踢了百姓
或因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若是問出來了
只怕擋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祭的人也不便如今真真是好
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衆人道你的哥哥就是自造
化的現做知縣還不好麼賴家的說道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
他的行爲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衆人道手也長麼賴家的
點點頭兒便舉起盃來喝酒衆人又道裡頭還聽見什麼新聞
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拿住了好些也解到

法司衙門神審問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裡的打聽消
息拙空兒就劫搶人家如今知道朝裡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
能武出力報効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衆人道你聽見有在城
裡的不知審出僭們家失盜了一案來沒有兩人道倒沒有聽
見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裡的人城裡犯了事搶了一個女
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那賊寇正要跳出關
去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了衆人道僭們權
翠菴的什麼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就是他罷賈環道必是
他衆人道你怎麼知道賈環道妙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
他一日家捏酸見了寶玉就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不

拿正眼瞧我一瞧直要是他我纔趨願呢衆人道搶的人他不少那裡就是他賈芸道有些信兒前日有見人說他菴裡的道婆做夢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衆人笑道夢話算不得那大舅道管他夢不夢借個快吃飯罷今夜做個大輪贏衆人願意便吃罷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裡頭亂嚷說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都絞掉了趕到那夫人王夫人那裡去磕了頭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個地方若不容他他就死在眼前那邢王兩位太太沒主意叫請警天爺芸二爺進去賈芸聽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便合賈璉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

是做不得主的況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借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兩人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邢王兩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情眷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他誦經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己便硬做主張說是這個不是索性我就罷了罷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去呢斷使不得若在家裡呢太太們都在這裡算我的主意罷叫璉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璉等答應了不知邢王二夫人依與不依下回分解

卷一百十七終

紅樓夢卷一百十八

記微嫌舅兄欺弱友

警謎語妻妾諫痴人

說話邢玉二夫人聽尤氏一語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借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如今你嫂了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修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

愿意跟的另打主意情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
執光氏等主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
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愿意正在想人驚人
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豈知寶玉
嘆道真直難得襲人心裡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
見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眾丫頭來問
忽見紫鵲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
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
人的誰愿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鵲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
愿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

是折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
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
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
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受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
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
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尙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裡想起
黛玉一庫心酸眼淚早下來了眾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
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鵲蒙太太派給我屋裡我纔
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
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

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么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
前四妹妹修行是已經惟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
真的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
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
來了我也是像紫鵲的話容我說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兒還有
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
算什麼沒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眾
人道人家苦得狠的時候你倒來做詩嘔人寶玉道不是做詩
我倒一個地方見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眾人道使得你就念
念別順着嘴兒胡謔寶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

可憐絳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

李執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王夫人聽了這
話點頭難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在那裡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
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的見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
細一想便再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
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
由着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
寶釵一面勸着這個心比力較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
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着寶玉也不啼哭也

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統竭力的
解說總是宝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願前後
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的獨有紫鵲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
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定了那也是扭不
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鵲聽了磕頭情春又
謝了王夫人紫鵲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
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
釵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正我說也願意跟了四
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
的釵人哭道這話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裡倒覺傷心

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

李統等各自

散去彩屏等輒且伏侍惜秦山去後來許配了人家紫鵲終身
伏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灵柩一路南行
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寔在
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問得鑑海統制欽名四京想求
探春一定回家暑暑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理
又煩燥想到盤費美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榮任
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應急用那人去了幾日賈政的
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
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生氣即命

家人立刻送還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
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
不周倒又添了一百夾來人帶回黏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
言帶回搭下就走了賴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
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于是賴家托了賈善賈芸等在王
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蘭明知不能過等一日假說王夫人不
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
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善的假話心裡便
沒想頭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
賈家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

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要起賈環不在家要
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口賈芸來上故意的埋怨賈芸道
你們年紀又大放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有錢的
人相商賈芸道三叔你是話說的倒好笑俗們一塊兒頑一塊
兒鬧那裡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
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哥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賈芸道叔
叔我說句叫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俗們是
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公道賈環是
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
些什麼瞞着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

拍手道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
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還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
一說我找那大舅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
是了要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那大舅賈芸便去問那王
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那夫
人聽得那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那大舅來問他
那那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那夫人跟前說
道若說這位郡王是極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是不
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夫的官早復了這裡的聲勢又好
了那夫人本是沒主意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

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那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賈芸去
說王仁即刻找下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
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
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
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那夫人並回了王夫
人那李執事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
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粧麗服那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閑
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語命也不敢待慢那夫人因事未定也沒
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
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着來只

見有兩個宮人打扮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太太太太在到底不知是那府裡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那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木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了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越看越告訴了李統寶欽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

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在姨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況且是他親舅七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豈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姨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強說些閑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裡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侄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纔好那姑娘是我們

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那
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狠好就是史姑娘
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
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
壞正說着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
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
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是便
連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
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夠攔他麼寶玉
勸道無妨碍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玉瘋顛嚷出來

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一
陣心痛叫了頭扶着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躺下不叫寶玉寶釵
過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己却也煩悶聽見說李嬪妃來了也不
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
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
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就過來回來
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着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
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
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聽
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

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嬌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頭
見一面折開書信見上面寫着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訊於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
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台前接到璉侄手稟知大老爺身
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實玉蘭哥場期已近務須實
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尙需日時我身體平
善不必掛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啓兒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一叔叔瞧瞧還交
給你母親罷正說着李紈同李嬌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
讓了坐李嬌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紈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

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
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給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
出門了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
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了頭要回來了心裡略好些只
是不知幾時纔到李嬌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
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帖記的什麼是的你快拿了
去給二叔叔瞧去罷李嬌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
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
兩個授了例監了李嬌娘點頭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來找
王王却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裡細

玩寶釵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也
這個心裡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
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
玉傍邊怔怔的坐着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爲什麼寶
釵道我想你我既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慾
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
根抵爲重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書本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據
你說人品根抵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先其
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你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
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

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曾不提醒一個
既要講到人品根抵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既
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離群
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
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于拋
棄天倫還成什麼道理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
强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
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况
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
難處之事所以纔有托而逃當此聖世俗們世受國恩祖父錦

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已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點了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麼難事倒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離其宗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着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况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

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於神仙那一層更是說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麼個尙和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委說將只聽外面脚步走响隔着牕口問道二叔在屋裡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爺爺後

頭寫的叫俗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成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誣這個功名賈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進去混場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知如此說着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面文不覺喜動顏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裡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釵尙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裡想道阿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裡寶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沏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宝玉也甚似愿意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拿着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漆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為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地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為干淨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宝玉只中微吟道

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宝玉只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舟

寶釵也沒狠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舟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却富貴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著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愿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磨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裡見房裡無人便悄悄說道這一番

拆磨回來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總把這些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黑鴉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種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等來祇有鴛兒一爺倒不大埋會況且鴛兒也穩重我想倒奈弄水只叫些鴛兒帶着小子頭們伏侍就教了不知奶奶心裡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些你說的倒

也罷了從此便叫鶯兒帶着小了頭伏侍那寶玉却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那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裡說閒話見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水果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裡罷鶯兒一面放下水果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裡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

作了官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裡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喇寶玉聽到這裡又覺壓心一動連忙歛神定息微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看造化的你呢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強道我們不過當了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一笑道果然能穀一輩子是了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

了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着要走只見宝玉坐着
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未知靈玉又說出什麼說來且聽下
回分解

卷一百十八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

中鄉魁宦玉邦唐緣 沐皇恩曹家延世澤

話說鴛鴦見見宝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聽靈玉又說
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姐姐既有道化的你跟着他自然
也是有道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弄不住的只要往後你盡心
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場場
兒斷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
娘還等我呢一會兒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靈玉
點頭答應去了了一時靈玉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且
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

難便可以高中的了祇有宝玉見宝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却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件叔侄兩個都是初次進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明第二件玉白和尚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事故所以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奠八帶了小子頭們同着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要當自己又都過了白好好的關起鎖備着一面過來同家統回了上夫人家裡的若成管事的爹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宝玉賈蘭換了全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進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

場是你們活了這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了姨媳婦們圍着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七恹七舉自無親須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趁着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不免傷心起來賈蘭听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宝玉一聲不響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人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遠過去了王夫人听了更覺傷心起來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

能見他的面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那宝玉只當是尋常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大見與不見，總是知道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不見也。和見了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阿李統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宝玉的病來，二則也覺這人景不大吉祥，故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什麼這樣傷心。況且弟兄弟近來很知好友，狠孝順，又肯用功。」

李統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卓卓的回來寫出來，請世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而叫人挑起宝玉來，宝玉却轉過身來給李統作一個揖，說：「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忘中的。日後蘭哥還請太太。」

息大嫂子還要盡心服侍，穿鞋履呢。李統笑道：「但願應了叔上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裡。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

宝玉笑道：「只顧有了個好兒子，能穀接緒祖基，就是大哥也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了。」

李統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慢着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見此特，寶釵听得早已呆了。這話話不，但宝玉便是王夫人李統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却又不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宝玉走到跟前，深上的作了一個揖，眾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麼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眾人更是納罕。又听宝玉說道：「姐上，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听我的喜信兒罷。」

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

必說這話勝口話才。宝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眾人都在這裡口沒惜春紫鵲便說道四妹七和紫鵲姐七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眾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祇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會話招出來的不知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聞就悟了時辰了宝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眾人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宝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裡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声哭出但見宝玉嘻天哈地大行與之狀遂從此出門走了正是

走來名利無雙地

丁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去玉賈蘭出門也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便自去爲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裡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還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做主的你連二百兩塗放着親奶七倒托別人去買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婿兒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他們有了左姐姐七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

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已經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我不得這處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愿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音若遲了你二哥回來又听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二天就娶來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愿意那邊豈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來邢夫人道這有什麼不願意也是禮上應該的賈環道既這處着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裡頭都是女人你叫誰

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賈環听说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趕着和賈芸說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支書兒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邢夫人的丫頭聽見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趕到平兒那裡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太太的話不能違今兒又听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太太做得主的况且還有舅爺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個人那裡說得道呢我到底是不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只斷

不可肩失的那夫人那邊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過上音不然
可就要拍走了說着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
團連忙扶著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發不着聽見
他們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
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
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
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裡王
夫人也哭道姐兒不用着急我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看來
是扭不過求的我們只好應着緩下去卽刻差個家人趕到你
父親那邊去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太太

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太太已
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麼王夫人所說是
三爺便氣得說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一聲聲叫人找寶環找
平兒人問今日同着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去哥兒衆
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時一無方法王夫人道
那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有個字進門回說
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他病家道看這
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
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
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老老見衆人的眼圍兒

都是紅的也摸不着頭腦遲了一會子便問道怎麼了太太姑
娘們必是想二姑奶上了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
起來不見道老老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
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老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
尖道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沒所見過就見詞麼這下頭的人
法多着呢這有什麼難的半兒趕忙問道老老你有什么話
快說罷劉老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
扔筋一走就完了事了半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
的人走到那裡去劉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到我
家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叫姑爺親

筆寫個字是趕到姑老爺那裡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平
兒道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太太
太太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么話沒有送給他的你趁早
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劉老老道說借們定
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呢
你坐着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話避了傍人告訴了王夫人
想了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有這樣為的是太太總敢說明太
太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太太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二爺
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嘆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
人道只求太太救我橫豎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

說了太太回去罷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平兒道要快走了總中用听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了飢荒了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于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那夫人說閒話兒把那夫人先拌住了平兒這裡便遣人料理去了囑咐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太太吩咐的娶一輛車子送到老老去這裡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催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急上去的了後來平兒只當是人眼錯不見也跨上車去了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着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上的誰能照應

且那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衆人明知此事不好又却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那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裡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走到室釵那裡坐下心裡還是惦记着室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裡有什麼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裡和室釵說了室釵道險得狠如今得快亡兒的叫苦哥兒止住那裡總要當王夫人道我我不着環兒呢室釵道太太總要裝作不知等我想個人去叫太太知道總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室釵想人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娶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攬媒人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王問起

人家衆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那外藩听了知是世代勳戚便
說了不得這是有干創禁的幾乎悞了大事况我朝親已過便
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亡打發出去這日恰好賈芸王
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裡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再敢拿
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
這樣大膽這一嚷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
的人大家掃興而散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
燥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趕着問道定了麼賈芸慌忙跪是道
了不得了不得不知誰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
環平得發性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麼

樣處呢這那是你們衆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呢見裡頭亂嚷
叫着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大叫呢兩個人只得跑進
去只見二太太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
和平兒了快亡的給我我邊屍首來完事兩個人跪下賈環不
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行麼爲的是邢舅太爺和
王舅爺說給巧妹亡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纔
叫孫子寫帖兒去的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
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太那裡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
作媒有這樣的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等老
爺回來再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

王夫人便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賬的東西留的種子也是這混賬的說着叫丫頭扶了回到自己房中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求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着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人來罵着問巧姐兒和平兒知道那裡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太太不必問我們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在大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人家打要發大家都發自從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鬧得還了得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賭錢喝酒鬧小口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室裡來這不是爺媽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

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我來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眾人深恨是必藏起來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毫無踪跡裡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的晝夜不寧着七到了出塲日期王夫人只盼着金玉寶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來王夫人李紈寶釵着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听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裡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是寶蘭眾人喜歡問道宝二叔呢寶蘭也不及請安便笑道二叔丟了王夫人听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

躺到床上虧得彩雲等在後面扶着不死的叫醒轉來哭着見
 宝釵也是白臉兩眼裏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着罵賈
 國道糊塗東西你同一叔在一處怎麼他就丟了賈蘭道我和
 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上在一
 處則今兒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
 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
 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麼一
 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去我也去帶了人各處號裡
 都我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大人是哭的一句話
 也說不出來宝釵心裡已知八九裏人痛哭不已賈蘭等不待

呀付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條子接
 場的酒飯賈蘭也忘却了辛苦還要自己我去倒不是王夫人攔
 住道我的兒你叔丟了還疼得再丟了你這好孩子你歇歇
 去罷賈蘭那裡肯走尤氏等苦勸不止哭人中心只有惜春心裡
 却明白了只好說出來便問宝釵道二哥上帶了玉去了沒
 有宝釵道是隨身的東西怎麼不帶惜春听了便不言語襲
 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
 淚交流嗚呼咽上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宝玉相待的情分有時
 愜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温存體貼是不
 用說了若愜急了他便賭折壽說做和尚那知道今日却應了這

何話看七那天已覺是四更天氣並沒有個信兒李執又怕王夫人苦懷了極力的勸着回房衆人都望着何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賈環躲着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同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寔在沒有影兒干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宝琴李縉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裡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所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宝玉之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翌日果然探春同來衆人遠上接着見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喜一服承鮮明見了王夫人形容枯

稿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風情春道姑打扮心裡很不舒服又所見宝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慢上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再明兒王姑爺也來了知有這樣的事探春住下勸解跟探春的了頭老婆也與衆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的事從此止止下下的人竟無盡無夜專等宝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人進來進到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了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了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宝玉找着了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裡找着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了

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金玉呢家人不言語王夫人仍舊坐下
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家人回說是金二爺正說着外頭
又喚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赶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稟見寶蘭
中了一百三十名李執心下喜歡因王夫人不見了金玉不敢
喜形於色王夫人見寶蘭中了心事也是喜歡只想着是金玉
一回來偕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極獨有室似心下悲苦又不
好掉眾人道這喜說是生王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况
夫下那有送外了的舉人王夫人等想來下錯略有笑容眾人
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造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磨磨亂滾
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了眾人問道怎見得呢陪

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裡那裡就知道的誰
敢不送來裡頭的眾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矩規這句話是不
錯的惜春道這樣大人了那裡有走失的只怕他勘破世情入
了空門這就離着他了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
來李執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
也多得很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
作祖探春道大弄一個人不可有苛處二爺上生來帶塊玉來
都道是好事這話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
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
在這位哥上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

修積寶釵听了不言語襲人那裡忽得住心裡一疼頭上一暈
便栽倒了王夫人見了可憐命人扶他回去賈環見哥上侄兒
中了又爲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着兩個知道探春
回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在荆棘之中
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宝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
提起賈宝玉心迷走失甄宝玉嘆息勸慰中貢舉的將考中的
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
見第七名賈宝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
皇上传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
領命出來使賈宝玉賈蘭明話賈蘭將宝玉場後迷失的話並

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爲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慈德想是賈氏功
勤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心的奏明皇上甚是不懼命有不司將
賈赦犯罪情由查密呈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
官一本奏的是海宴河清萬民樂業的事皇上聖心大悅命九
卿叙功議賞並大赦天下賈蘭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明見
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夫人等合家畧有喜色只盼宝玉
回來薛姨媽更加喜歡便要打算贖罪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
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一回賈蘭進來
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內听見有
旨意說是大老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序

國三拜世職榮國世職仍是老翁襲了侯了憂服滿仍陞工部
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問知
妃兄弟北諍王還奏說人品亦好皇上傳旨召見與大臣奏稱
攬伊侄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尋訪皇上降旨着五
營各衙門用心尋訪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
恩再沒有我不着了王夫人等這總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
賈環等心下着急四處我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劉老上帶着
平兒出了城到了庄上劉老老也不敢輕襲巧姐便打掃上房
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到也潔淨又有
青兒陪着暫且寬心那庄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老老家裏

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藥菓的也有
送野味餛飩到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叫周良
田子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楚師讀
書新近科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姐心裡羨慕自
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呆呆的想着劉
老老知他心事拉著他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
媒罷周媽上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庄家人
麼劉老老道說着推罷于是兩人各自走開劉老老惦记着賈
府叫板兒進城打听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此好些車馬在
那裡板兒便在鄰近打听說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

座如今府裡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國王中了舉不知走到那裡去了板兒心裡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老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工安了位那位爺笑着道好了又遇着官就要回來了這間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呈上派管在這裡下官衙門人領家座那位爺便喜歡進去板兒便知是賈璉了也不用打躬趕忙回去告訴了他外祖母劉老老所說喜的眉開眼笑去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那好時候巧姐更自歡喜正說着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狠叫我

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幾兩銀子劉老老听了得意便叫人趕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竟有青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劉老老和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徑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了一場漸漸的好起賈璉接着家書知道家中的事畫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听得大赦又趕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領賞恩旨裡那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理二爺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叙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盛國府第發家居住

衆人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車馬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鬧賈璉早知是道巧姐來的事便罵家人道你們這班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歡心害主將巧姐兒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來還要開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衆家人原情賈璉回來不依想來少時纏破豈知賈璉說得裏明心下不懂口得站着回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爺舊大爺芸大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帳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賈璉進去見那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裡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那兄弟太太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

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攆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王夫人道你大舅子爲什麼也是這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我自有道理正說着彩雲等回道巧姐兒進來了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這樣逃難的景象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謝了劉老老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裡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裡愈敬平兒打算等賈赦等回來要扶平兒爲正此是後話暫且不題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是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裡心下更是着急便叫了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回

着劉老老在那裡說話邢夫人總如夢初覺知他們的鬼鬼抱
怨着王夫人調唆我母子不和到底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正
問着只見巧姐同着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
來先把頭裡的話都說在實芸王仁身上說太太原是聽見
人說爲的是好事那裡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听了自覺羞慚
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裡也服於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
安平兒回了主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裡來請安各自提各
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借們家該與駐起來了想來宝二
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話只見秋紋忽忙來說襲人不好了不
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終

紅樓夢卷一百二十

甄士隱詳說大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听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着巧姐兒回平兒
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小痛難禁一時氣厥宝釵等
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問宝
釵宝釵道襲人姐七怎病到這個樣宝釵道大前兒晚上哭
傷了心子一時發覺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
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着大夫來了宝釵
等畧避大夫看了脉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原來襲人
胡亂所患說宝玉若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裡的人都出去一急

越發不好了。到大夫喚後秋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着。魂未定好像宝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裡拿着一本冊子指着看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得你們的。了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上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心的想。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候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推混揉的一點情意都沒有了。後來待二奶上更生厭煩看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拋了二奶上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

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裡人苦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玉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緣的話倒不如死了干净。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成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宝玉。叙想念宝玉暗中垂淚自嘆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上贖罪狠費張羅不能不幫着打算。暫且不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賈蓉自送黛玉的靈柩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宝玉賈蘭得中心裡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宝

王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見上又聞得有恩旨赦
 的旨意又接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進行一日
 行到昆陸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處賈政打
 發眾人上岸披帖許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
 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
 家寫到宝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吐的雪影裡面
 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毛毡的斗篷向
 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
 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個問訊賈政總要還揖迎面一
 看不是別人正是宝玉賈政吃了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宝玉么那

人祇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宝玉如何這樣打
 扮跑到這裡宝玉未及回言只見船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
 來往宝玉說道俗緣已畢还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登岸而
 去賈政不顧地滑疾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裡趕得上只听
 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瀟湘之窟
 誰與從游上界七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听着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
 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廝也是隨後趕來
 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么小廝道看見的奴才為老

爺遲延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
前走只見白茫茫一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
眾家人回舡見賈政不在船中問了舡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
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眾人也從雪地裡尋踪跡去遠上見
賈政來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舡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宝
玉的語說了一遍眾人回稟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嘆道你
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况听得歌聲大有元妙
那宝玉生下時却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不詳之兆及的是
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
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宝玉病重纏床

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宝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
所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裡便有些詫異只道宝玉果真有
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宝玉是下凡歷劫的竟哄了
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聰明白說到那裡掉了淚眾人道
宝二爺果然見下凡的和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總去
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靈
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宝玉何常肯念書他若畧一經心幾日
不能的他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說着又嘆了幾聲眾人
便拿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信便
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印着家人回去

賈政隨後趕回暫且不題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收監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蝌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回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蝌自己立誓說道若果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剛薛姨媽見他這樣便要握他嘴說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還要妄巴口舌血淋上的起這樣惡誓必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你媳婦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掙我的主意我便弄他是媳婦了你心裡怎以樣薛蝌點頭愿意寶釵等也說很訣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眾人便稱起天

如上求無人不服薛蝌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等也忙過來見了眾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着恰好那日內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丁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听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宝玉的一段眾人听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大哭說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四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船的話解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罪壞家敗產那時倒反不好了這可憐們家出一位爺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僧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裡大爺倒是修煉了十几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麽一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

哭著和薛姨媽道室主拋了我我還抱他呢我嘆的是媽媽的命苦總成了一二年的親怎忘他就硬着腸子都搭下了志了呢薛姨媽听了也甚傷心室主說得人事不知所有命們都在外頭至夫人便說道我爲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上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作了胎我總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自己一定的俗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着大奶七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頭裡的苦也筆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感爲

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姊七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姊七倒不必執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進心想室主小時侯更是廉靜真愈愈愛素淡的說所以越有這個事想來生在世真有一定數的看室主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却倒來勸我這真是真上難得的不想室主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了頭呢沒有什麼難處的大的罷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七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慮以處呢此時多也不好說且尋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室主似痛哭所以在室主房中解勸亦室主却是極明

理思前想後金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
 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媽心裡
 反倒安了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這話說了王夫人點頭
 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竟又傷心起來
 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
 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金玉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
 裡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第個屋裡人到底他
 和宅哥兒並沒有過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剛總想着正要尋
 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愿意又要尋死覓活
 的若要留着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

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
 想來不過是個丫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婦人叫他本家的人
 來狠上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上的陪送他些
 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如也會子
 也弄如上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裡還得我細上勸他就是叫他
 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替他家裡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
 我們還打听打听若果然足衣足食女眷長的像個人兒然後
 叫他出去王夫人听了道這個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爺自去失
 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么薛姨媽听了點頭道
 可不是麼又說了凡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室釵房中去了看

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定不是後才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聽得這話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听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裡更加喜公室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賈政回家眾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侄相見大家歷叙別來的景况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宝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

裡頭全歸于你都要接理而行王夫人便將室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了頭們都放出去賈政听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微但未服闕應該怎麼謝恩之處望吃大人們指教眾朝臣說是代奏請旨于是聖恩浩蕩即命賈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宝玉的事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有意說宝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遇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既不敢受聖恩的爵位賞便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眾人喜歡賈珍便回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進去

權翠菴園在園內給四妹上靜養賈政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即報王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個上進朝裡那些官兒道都是城裡的人必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症的根本子靜養凡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爲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養諍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樣陞管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王說着了頭回道花白髮的女人

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凡句話花白髮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舖面姑爺年紀略大几歲並沒有娶過的情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里挑一的王夫人听了鳳鸞說道你去應了隔几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听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心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呢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兒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著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善操若是去了寔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咽嗚難鳴又被薛姨媽宝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裡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裡絕

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眾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再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七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已所辦粧奩一一指給他明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七辦事不錯若事死在哥七家裡豈不又害了哥七呢千思萬想左右爲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潑的人委七屈七的上驕而去心裡另想到那裡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了頭僕婦都稱奶七襲人此時欲要死在

這裡又恐害了人家豈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爺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綰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兒方知是宝玉的了頭原來當初私知是寶玉的侍兒盃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着宝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宝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總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爲歎息酸服不敢勉強並越發溫柔体贴弄得個襲人真無死勇了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襲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槩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入

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
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爲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帶
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攪迷渡口只見一個道者
從那渡頭草棚裡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
打茶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
先生何前次相逢顏面不認後知火焚草亭下鄙深爲惶恐今
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修致有今
日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

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棄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
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樁奇事這裡離草庵不遠暫請膝談未知
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携手而行小廝驅車隨後到了一座茅
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上茶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
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
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宝玉乎雨村道怎忘不知近聞紛
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
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
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叙話之前我已會過他
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

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宝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
 宝玉即圭玉也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
 離世一為僻禍二為撮台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
 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那天奇地靈煅煉之字非凡間可
 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直攜帶下凡如今塵障已滿仍是此二
 人携歸本處這便是宝玉的下落雨村听了雖不能全然明白
 却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宝玉既
 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
 隱笑道此事來老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一
 番閱冊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悞仙草歸真焉有通

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听著却是不明白了知仙机也不便更問
 因又說道宝玉之事既得聞命接是敝族閨秀如此多何元妃
 以下筭來結局俱屬常呢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
 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
 秘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雀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
 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纏綿合那結就不可問了雨
 村听到這裡不覺扭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老仙翁那榮寧兩
 府尚可如前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
 修德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兩
 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

的已中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聞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室
玉高魁子貴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皇騰達的么士隱微
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兩村還要再問士隱不容使命人
設俱盤殮邀兩村共食食畢兩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上隱便
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兩
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
兒女私情罷了兩村听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
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
與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
是緣塵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士隱說着拂袖而起兩村心
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這士隱
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大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册剛送牌
坊見那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
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么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緣倒是
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叙明不
枉他下世一回士隱听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
埂巖下將宝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
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上道人又走青埂峯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

在那裡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上看了一遍見後面
偈文後又歷叙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便點頭歎道我從前
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聞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
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魔出
先明修成圖覽也可謂無復遺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
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誦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托他
傳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
勞有聊倩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想畢使
又抄了仍袖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
業之人所係糊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鏡舌真尋到

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
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七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七道人
復又使勁拉他纔慢七的開眼坐起便接來草七一看仍舊填
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我祇指與你
一個人在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新鮮公案了空道人忙問何
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
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了
那空七道人牢上記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有個
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空七道
使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

是賈雨村言了空上道只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替他
 傳述雪齋序先生笑道說你空原來你肚裡果然空上既是假
 語村言但無曾魚亥豕以及背謬予之處樂得與二三同志酒
 餘飯飽兩夕燈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先生品題傳世似
 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上道人听
 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說道果然是
 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遇游戲
 筆墨陶情適性而已後見了這本奇傳亦曾題過四句為作者
 緣起之言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痴

終

